

# 韓魏公集

二十一之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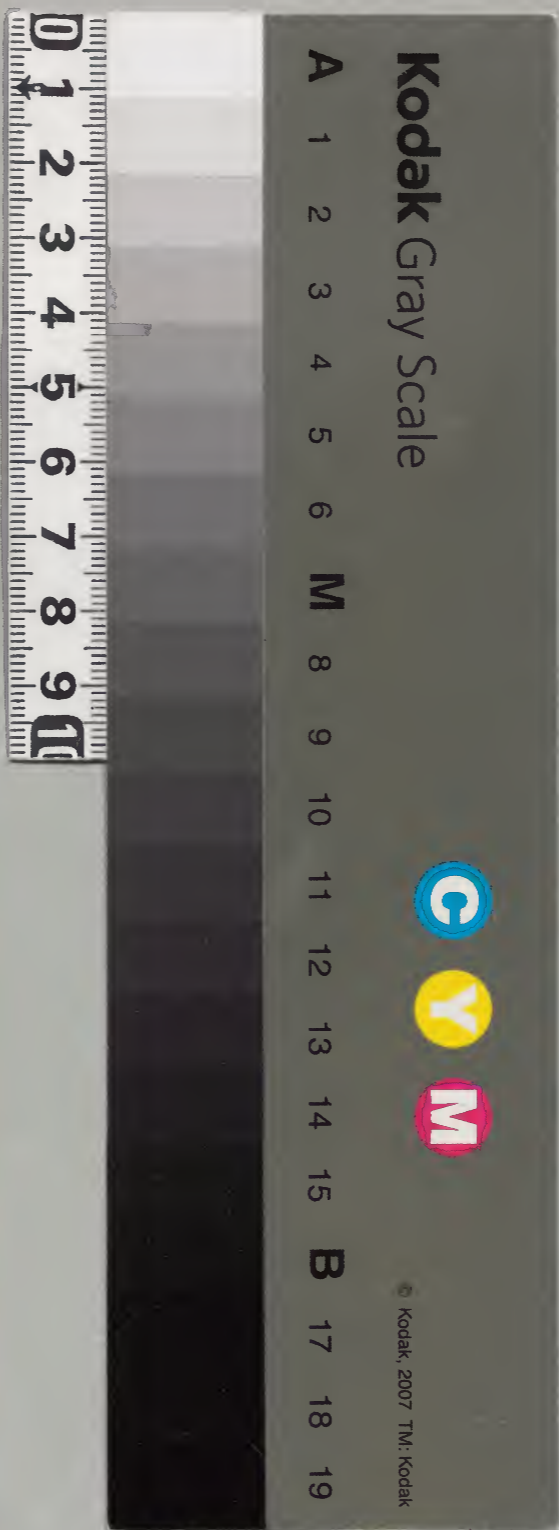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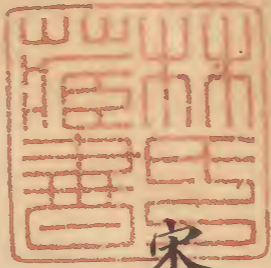
奏議表

漢書門類		三四二七號	九五函	一三架	一二冊
------	--	-------	-----	-----	-----

內閣文庫		三四二七號	九五函	一三架	一二冊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7
冊數		12	(	6)
函號		315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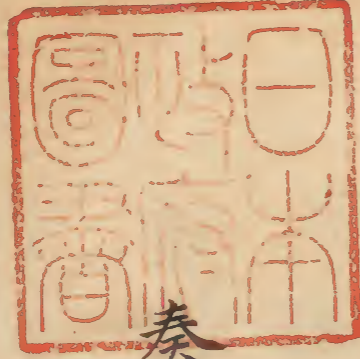


宋忠獻韓魏公文集卷之二十

宋韓琦雅圭著

淺草文庫

明康丕揚士遇校



奏疏補遺

大慶殿建設道場疏

明道三年

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為  
無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公道中使詣名  
山福地祈禱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  
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為福願法

而行之或宮中有飲宴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  
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因之路寢  
朝之法宮階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  
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僧道凡庸之人繼  
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  
唐高宗立皇太子于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  
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  
于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於麟德殿  
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

上嘉納之

論揚景宗疏

明道六年

成別防禦使揚景宗莊惠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  
而被酒喧譁公劾奏曰景宗起於寒悴本無勲績  
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實  
多豪暴無改今於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別郡  
之內孰過侵凌請下有司明辨其罪

陳留等七縣疏

景祐元年

陳留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為

擾公奏曰陛下畋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  
之斯衆豈容莽吏未革侵牟願申嚴禁禁之

禁京城內盜賊疏

寶元二年

公以京城內逼郊禮數日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  
有禁暴之法請南郊前一日降勅開封府約束強  
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敕  
後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

救總管劉拯疏

寶元三年

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率衆

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守  
事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按實  
仍報彥博公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  
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既就擒猶詈賊不已忠勇無  
愧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  
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  
被賻贈

罷給喃廝羅官舍疏

康寧二年

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喃廝羅收貯財物

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咄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葺常關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舍財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况鞞丹元昊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等至龜茲一行皆鑠之於館我使至咄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

罷水洛城䟽

慶曆二年

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水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畧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騫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列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水洛之役詔更不興修

論河東一十四軍列和糴糧草䟽

慶曆八年

又論河東一十四軍列諸縣人戶稅外每年更有額定稅糴糧草萬數浩瀚民間不勝其苦自來官中每米一碩支錢三百文省作四停支遣內一停見錢七十五文二停支茶二百二十五文約實賣得三十七文五分每石實得二百一十二文五分每草十束支錢一百一十文見錢二十五文三停支茶七十五文約實賣得錢一十二文五分每十束得錢三十七文五分人戶所得至微錢茶零碎又

每次直候差衙前於晉潞等列般到茶貨多是隔年方行支散人戶各有農業不能一一等候亦不能計旁紐笑錢茶分數逾年盡為豪販之家就賤收買却作人戶交鈔赴官請茶却將往晉潞州人中笑請攀引又獲厚利人戶所得十無一二上件稅外額定糧草錐名和糴其實白配人戶公乃會所支錢茶之數實可糴米若干欲止令納實糴之數更不支錢茶官自糴粟時主計者以行之已久未可遽改後公在中書請革此弊乃詔三司自來

河東路和糴糧草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

論沿邊茶鹽四說三說

皇祐三年

自慶曆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說通裏州郡即依康定二年勅作三說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畜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說三說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

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爲便

并益州二郡俾復舊號

至和二年

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爲耻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至今州不書榜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

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於四方同  
令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  
以慰衆心章旣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  
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  
星遷實沉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  
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  
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  
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  
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裕享

赦恩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

論河北諸州權鹽疏

至和二年

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  
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  
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迺移莫知其  
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  
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歛之無名  
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  
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請併廣惠入常平倉疏

至和三年

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  
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間有粟帛  
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  
不已至於後世亦嗟嘆而稱羨之陛下紹祖宗積  
累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唯  
恐其有傷也豈愧於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  
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  
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

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  
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  
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  
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  
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  
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

請加慈壽禮疏

治平元年

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  
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

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迺惜一鷄  
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  
議遂決

復慈壽永昭詔疏

治平元年

慈壽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  
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語言無節慈壽既  
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恠他日復遣使見  
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筆果不  
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

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  
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  
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  
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  
慈壽由此語塞

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疏

治平二年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  
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今請  
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武舉以三

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類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悅服

論河北強壯棟刺義勇疏

熙寧元年

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備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棟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刺負強壯於帳內別項揜管至今述

三十年別縣以退下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強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

論用郝質疏

治平二年

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達粗勝質遂然之

修展保州關城疏

熙寧元年

保列自嘉祐以來議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夙復乞  
展築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列聞欲  
展城軍民莫不欣喜況雄列高陽關皆嘗修展不  
聞引惹既非創築於虜勢無憚願亟城之

夏賊寇慶列大城疏

治平二年

夏賊寇慶列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曆中  
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  
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  
既上此策而无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諫祚狂童固

非无昊之匹敢爾輕動執將翰盟願付臣當日之  
議俾二府議爲成笑付以五路之帥小羗不足勝  
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四使與逐路議  
方畧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劉平議西事  
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戎爲後大  
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此錄  
慶曆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  
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

罷青苗疏

熙寧二年

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  
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  
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  
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  
仍以見錢依陝司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  
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情本色斛斗或納時  
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  
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  
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

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

以邀

倍息今通一路之有與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  
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  
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  
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  
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  
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  
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人  
情願請領者十戶爲一保卽不拘戶等高下不願

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卽與主戶答保若  
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卽亦許准上法支  
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  
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  
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  
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  
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  
第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  
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

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  
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  
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  
數支給若更有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  
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  
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值價錢  
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  
搥人戶却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  
戶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文狀入馬通申送當司

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願其  
本縣于系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  
由申奏應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  
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  
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二戶請過錢  
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  
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  
則四方觀德孰不欣服伏詳元降勅諸務在優民  
不使兼之家棄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

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棄之意  
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錯錢貫伯其第  
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納坊郭人戶有自己  
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依青苗例支借不得  
過抵當物業價值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  
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  
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  
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  
也又鄉村每保湏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申頭雖

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  
吏既防保內迺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克甲頭  
以備代陪也復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卽令  
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  
之人苟免捃拾則其執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  
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  
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細絹積年倚閣借貸錢  
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  
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

勅下以來一路列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  
戶不願請領只據迺下等第與漁業客戶願請者  
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  
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隱之患大凡兼并  
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綉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  
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  
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  
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疇  
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



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言明白  
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  
河朔豐熟常年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  
至八十五文者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  
時若乘時收歛遇向去價貴出糶不唯合於古制  
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  
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克青  
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  
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

體必料太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  
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運儲有闕遇  
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  
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歲春夏常行之法而  
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比也兼元勅明言且  
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今  
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觀新制州縣方憂不  
能奉行而處於諸路通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  
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

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  
寬恤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儉以先天下常節滄  
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  
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  
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  
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  
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誤陛下委寄之  
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即  
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

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

諸補本支外官疏

熙寧元年

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  
此比而但處之諸它畧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  
參酌唐制使神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  
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軍中郤必蔡抗復以爲言  
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  
寧初卒行之

處置諸軍五服內親卑幼疏  
熙寧元年

時有勅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負者被轄人係尊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爲舍婿與一身有託更有堂從疎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爲人負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唯副指揮以上被轉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詔從之至今爲法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一 又罷青苗疏

熙寧二年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願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青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

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季遂路提點刑獄臣僚依  
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  
天下歌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  
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臣言皆  
爲不當條件疏駁乞申勅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  
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  
制置司疏駁事件卽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  
去唯舉其大槩用偏辭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  
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

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  
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紓新覽然後降付中書樞  
密者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卽  
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  
卽乞依臣前奏盡罷諸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  
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元降  
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陪息  
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  
立備錢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結坊

郭<sup>人</sup>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諸官錢者依  
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值之半且鄉村  
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  
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  
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  
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  
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  
是與元勅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  
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

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  
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糾錢  
即是未定合價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別若  
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  
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為量減時  
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  
別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百姓所以有此約束  
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路提舉所納惟河北  
所約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

息若物價低平卽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  
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  
分數已不爲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  
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卽此周禮所取尤少  
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  
漢儒以去聖之遠鮮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  
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各從其抵  
鄭衆釋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

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與人買或  
有積滯而妨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  
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  
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與過旬喪紀與過三月  
鄭衆釋云賒買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買買物唐  
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  
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  
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  
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

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  
萬泉者則春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  
二惟其漆林之二十而五漆林自然而生非人力  
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  
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考因而䟽解謂近  
郊十一者萬錢春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百萬  
錢春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春<sup>春</sup>出息  
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  
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  
个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个至年終  
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不問遠近之地歲令  
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  
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  
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  
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  
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轍  
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

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  
紀就中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  
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豈  
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  
哉鄭康成又注云平糶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  
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平糶時雖計  
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惟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  
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  
臣謂平糶時官貸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只令納

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  
取利尤爲寬少而平糶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  
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法  
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  
平糶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  
以不辨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  
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類  
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  
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



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  
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  
皆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  
已深柰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  
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汗聖典蔽惑  
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  
舉官約束別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爲量減  
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  
貴別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

平卽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  
緣小麥最爲不耐停畜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糶蓋  
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  
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  
色則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  
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  
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  
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  
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

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惟陛下早悟臣言一制  
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從  
來兼并之家今乃力定貫百許之貸借即非抵兼  
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一戶名  
即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  
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責  
別縣如人不願請願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  
戶却情願請願即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  
括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

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  
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  
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  
元勅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  
等戶一名者蓋為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為  
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  
須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  
准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  
三等必不肯請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

違前法况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  
戶情願請領卽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  
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與人情願請領卽結罪  
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  
人卽非迫脅官吏湏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  
功利諷令別縣抑配與人卽諸路各有安撫轉運  
提刑其爲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別縣官  
員故欲隳壞親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  
舉依法施行并具事狀聞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

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  
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sup>并</sup>之家此天下之人共  
知也今制置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  
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勅意本務  
拯濟困乏却將錢散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  
廷專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  
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  
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信息以傷貧細則所在  
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

近衰削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與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頭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惟以散多爲職辨別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

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神助之法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百里棄爲污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殍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

路如前歲河此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  
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法用度或不  
免就等第人戶疆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  
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失至於差役困苦農民  
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  
知故陛下卽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  
政事之急誠方今且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  
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  
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

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  
所言提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今旣明舉貸錢  
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  
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  
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  
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以爲生今若差官置制  
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旣  
不可免又湏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  
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

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  
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  
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  
貸糧種畫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  
流離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克洽矣而未  
嘗會就等第人戶處疆借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  
陛下卽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  
未及間有三兩路別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  
借者然亦卽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

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願毀譴之甚誠  
可駭也唯陛下早賜睿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  
坊郭人戶旣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  
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  
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  
人獨不被賑救之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卽  
與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  
法卽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  
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

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  
逐鄉逐下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  
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非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  
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斛以來故民受實惠  
甚濟饑乏卽未嘗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  
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剝借錢  
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  
平已試之法以謂漁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  
惟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

公文稱准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  
准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  
司狀准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十萬疋充  
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  
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疋作一貫三百五十文  
省次等每疋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苗  
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  
戶情願卽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請領者亦聽  
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

足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別請般帖康承丙  
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脚  
乘赴恩別請般趨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別支  
下縮三萬足雖未般到緣係準備充秋料青苗價  
錢卽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別府縣分催促  
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  
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  
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中書  
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

幹當兼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  
錢召人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  
當職官真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者臣勘會轉運  
司昨將山東緡配賣與諸別軍坊郭等第人戶每  
一疋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  
限半年納錢尙猶近下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  
貼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緡二十  
萬疋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利二分  
每疋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者下等者每疋作一



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并隨稅只是  
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  
例全不相遠卽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  
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別縣小官唯是應  
命苟免過咎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可辦明且  
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  
今將絹二十萬疋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  
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  
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

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  
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  
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  
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  
體爲便上始得公䟽意已大悟亟欲寢罷時時平  
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惟參知政事趙鼎等  
對上諭欲罷之意鼎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  
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  
按公此  
集傳所載皆同與公熙寧二年理財兩䟽詳畧不  
同且青苗爲趙宋政令之最要且鉅者不妨併載

以備  
考覈

封濮王疏

熙寧三年

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指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

論招誘橫山一帶蕃族疏

熙寧二年

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諤

已擅據綏州啟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謀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令環州兵直趨興靈卽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筭

延州事宜疏

熙寧二年

公將赴陝西之前請奏曰比蒙陛下累次宣諭以

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  
然再思之昨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  
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  
兵柄付臣雖自願與它慮復有效陶詔以相傾者  
臣誅族美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間尚  
可改議上曰待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

措置相別疏

熙寧二年

公奏曰若之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便指委曲為  
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

郡陛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  
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  
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  
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

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疏  
熙寧三年

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  
大災異民懼饑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  
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期歲賴聖德所  
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疫癘一蘇震壤

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  
得良師北慮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  
只充大名府安撫使累奏詔從之

議養兵事

熙寧三年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  
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  
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別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  
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  
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南石壕吏之

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爾後世旣收拾強捍亡賴  
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旣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  
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  
安得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

邊事六疑

熙寧八年

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齎詔問公曰兩朝通好  
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  
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畧甚明朕亦同惇盟好固欲  
優容虜情無戡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

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夙  
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罔不呈<sup>在</sup>室國有大攻謀  
及故老今待遇之要脩禦之方如何卿宜察陳朕  
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塗間理會  
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固條六疑以對其畧  
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  
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  
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至禮幣示  
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  
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  
許也又引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耳陛下  
若堯之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  
德也

論綏州存廢利害

治平四年

上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綏州存廢利  
害公奏曰<sup>臣</sup>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  
不勝愧恐然始欲留綏城今繼世與降人同處者  
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后欲降衆有地可居而

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  
易朝廷下次必須取令復好故乞留此緱城只借  
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時易為束縛存得  
朝廷久遠事孰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為是即乞責  
郭達依此照管如不係講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  
詔始如公議

置武舉疏

治平四年

英宗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  
面試訪加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武舉以三

年為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  
而三更鎮者許遷詣軍管宇類弊者專委官葺之  
如此之類十餘事目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  
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

神宗諭公子忠彥內旨

熙寧五年

公既薨上諭公子忠彥曰先侍中忠義于國平生  
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勅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  
相別遂以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廢  
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

上得之喜後因二府奏事上曰韓琦嘗有此議蓋  
見奏議所載也  
此段議文集  
傳似不可遺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二

宋韓琦推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細絹表

臣琦等言准中書門下牒今月八日詔敕伏蒙聖  
慈於內藏庫特支撥細絹二百萬疋賜三司者禁  
財中發實出於上仁邦計外充蓋與於私積思順  
下及慶悚交深  
中謝  
竊以乘用之宜聿歸司會經

費之度咸出縣官惟賦調之有常或荒災而致乏  
爰崇上術允屬熙辰恭惟 皇帝陛下執粹甄  
圖寶慈惇 治茂輯寧人之務精窮觀化之原修  
八政以厚生遐稽往喆愛十家而興儉夏軼前徽  
式是先猷存諸內府量彼地征之入收其歲取之  
餘非主羨贏本期均節向以農疇失稔聖慮通權  
薦捐國帑之珍俾濟公家之急故得高穹監善協  
氣閔祥生還富庶之風允洽登平之望而猶豐凶  
在念損益求中戒牟利以傷苛貴寬民而與足誕  
宣優詔垂察攸司載蠲繒帛之饒更助歲時之給  
仰出綸之施惠在罄宇以蒙休臣等備位天臺尸  
官計部秋豪折利罕詳經世之謀春澤流恩徒樂  
阜民之化敢不增研心畫祇佩官箴彌修底謹之  
方益究懋遷之理冀陳薄效少荅鴻私

謝知制誥表

臣瑋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  
者青蒲獻議曾微補衮之勤黃闥程文俄玷演綸  
之任省藹材之魚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兼常撫



躬增勵中謝竊以禁局清切居官爲榮帝制坦明  
作訓攸重向匪機靈敏給才辯高竒善循四禁之  
規雅擅一時之譽則何以徇翔近掖宜暢鴻猷雍  
容侍從之聯振復興謨之體宜甄時望以協朝僉  
如臣者緒迹至孤器姿無取幼奉摠書之誨早親  
童篆之工幸對聖期復玷詞等藩條關決罔詳施  
教之宜儒館並游寢被育材之化擢贊尹京之治  
易叅司會之煩首公則勞籍效誠寡庖鋒不振奚  
歎批竅之能阮族甚貧遂有出麾之志輒露抗章

之請方諧爲郡之行伏遇 皇帝陛下開道求  
言勵精修政俾停使竹之授留青諫囊之忠越被  
恩升力思毗益每弗虞於禁忌始自竭於遇驚物  
論皆危天意無忤建歲勞之三易微穴見之一長  
豈謂聖度包荒宸襟采善俾訟科選之舊進居亂  
職之崇躍龍鳳之池亟塵清貫漸鴻鸞之堂榮廁  
龍班取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誥令之出勉追深  
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蹈諛和之徑庶盡指軀之報  
仰勦當宸之仁

謝降御前劄子表

臣琦言遞中降到御前劄子二道伏蒙聖慈以近  
為賊犯渭州山外亡失主將具狀待罪許臣別圖  
來效以刷前耻者敗軍有法本不期貨責效以怒  
使得盡死中謝伏念臣識暗經遠才屈任重偶以  
童蒙末技優竊科等幸遇天下無事方垂徽警專  
修俗吏之業罕究丘家之學屬以羗落背惠王師  
興伐朝廷用不求備俾參西略臣自念狂賊桀驁  
邊民被毒人無愚知奮身願效况臣粗識忠義能

不憤激故受命引道無敢固辭赴職已來朝計久  
慮思有所立上寬聖懷以至馳奏廷中方授成筭  
還趨塞上亟整師屯而亮渠併兵親犯隴外臣素  
料其至先集衆軍獨慮勢分遣其齊進不謂諸將  
恃勇致此敗覆雖指縱可驗似不媿心而職事有  
隳理當請罪伏蒙 皇帝陛下燭幽垂察含垢  
示慈謂李廣數奇非由失計孟明三敗終能贖過  
荐頒溫詔許竭後勤臣敢不膏膽以思枕戈自勵  
劇寇尚在豈還朝之可期素志未伸庶捐軀而後

已

謝復官表

臣琦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勅各一道  
伏蒙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  
使過以恩勸功斯在寵光所暨愧慄無從中謝伏  
念臣稟賦顛庸緒迹寒替偶緣末學誤中甲科驟  
歷榮階繼塵劇任奉身以直居職惟公逐巧者目  
爲愚夫養高者謂之俗吏出於聖監擢備諫負荷  
寵旣深獻誠必盡屢刺權豪之失不虞家族之危

仰持含容僅逃放逐建易官於注筆施書命於詞  
垣自右蜀告饑高奴覆將荐驅使傳親諭國靈有  
利輒言無疵不去所期還闕少遂息肩朝廷以未  
殄賊巢方開帥府進預樞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  
雖兵旅之宜素非習練而人臣之節當冒險艱拜  
命引塗忘軀狗難周旋邊徼蒙犯雪霜薦賞武材  
則罷懦者皆忌激揚忠憤則苟且者如讐一昨平  
涼之西首虜來寇臣聚師以待定謀而行偏校爭  
先弗遵於節度衆寡莫敵終及於撓亡讒昏競搖

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誅宸眷念勤獨明非  
謬止從削秩尚委典城惟茲天水之雄武控隴關  
之要氏羗雜處與賊甚繁臣寢不及時食忘其味  
力圖後效勉贖前辜重裘禦寒姑自修而作誠積  
毀銷骨實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道微宸襟錄舊  
特申昭洗亟復舊聯顧蕞質之再生諒煩言之寢  
阻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  
謂獵犬無功匪自指縱之誤履盆委照遽開日月  
之明庶今負譽之臣得遂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  
慮謹布教條明月埃以謹邊勵貌貅而禦侮收桑  
榆之木或振翼之可期竭犬馬之誠誓填壑之爲  
報

謝轉官充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表

臣琦言十月二十日馬遞到告勅各一道伏蒙聖  
慈特授臣尚書禮部郎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知  
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馬步軍都部署  
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者秩進儀曹任專闡  
寄寵靈不以震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識至卑賦

才甚短卑緣薄技濫竊僑斜亟踐顯塗力陳拙效  
徒能辨職本不知兵屬羗落之背恩命王師而興  
伐俾參戎略猥貳師權慙無制勝之謀終抵敗軍  
之罪貶官以勸尚獲保邊乘障書勤遽叨復職方  
思策勵少謝矜全豈謂廟笑更張塞垣分制重遷  
官次增峻使名荷委注之至優懼虛辱之不振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本仁御俗貴恕使臣謂驚  
蹇之材或期於遠到庶朴忠之節可責於後圖遂  
此甄升許其翰畫謹當博訪碩畫講求善經明賞

罰以御軍濟思威而撫俗興樹洎埃之績仰酬旒  
宸之私

謝改觀察使表

臣琦言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告勅各一道伏蒙  
聖慈授臣前件官者當兵旅之任姑欲正名付廉  
察之權誠非稱職被恩不次以榮爲憂中謝竊以  
師中國而爲連蓋資屏翰長萬夫而觀政宜拔英  
豪儻容濫居曷濟國事伏念臣以儒承業以文干  
用偶預雋選擢亞舉首取緣科級坐取貴塗几隸

官曹絕去苟且以至參京邑之劇贊泉力之繁諫  
署竭遇詞掖書命處身心以其道出言不敢及私  
心切愛君遂忘於己福性專任直弗虞於衆讒屢  
犯禁忌久當放流時人甚危聖意彌簡而自凶渠  
皆惠西府置官不圖安庸亦備推擇驟進直樞府  
俾參畫於戎事夙夜以報庶揚大聲偏佐之專卒  
墮虜計尚從邊而薄罪徒補過以盡勤惟秦之雄  
爲塞甚重控制六郡羈屬雜羗旁執寇衝俯臨關  
要臣但能招懷種落訓戢營屯起城壘以安人平

獄市而清訟斥候斯謹備豫必周爲術固踈責實  
安在朝廷旣已遷復官次增重使名臣之非才大  
越涯分不謂荐膺異數益峻寵階卽爲治之本邦  
委觀風之茂寄和門胥慰物論稱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若古宜歆宜人闡化究弛張之大體  
恢綏御之遠略致茲頑朽繼荷采甄重念臣素匪  
將家早塵詞等乎進之漸往式具存誠以疆鄙未  
安忠憤攸激力冒艱險志平僭狂顧軀命之可捐  
豈資品之爲較奪鳳池而不賀前哲堪嗤刺貂庭

之無功群言是恤惟祿廩之加厚非寒素之所貪  
取不精練武經日求勝美指縱加審扞防必嚴與  
賊俱全是焉深愧爲噲等伍烏敢自羞或稍著於  
微勞願持還於舊物誓堅死節仰荅宸私

謝賜詔書表論表

臣琦言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已  
除本別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  
成命之行庶乎開曉溫言以及賁若龍光惟素志  
之所存懼清衷之未悉敢茲陳露良切震兢中謝

伏念臣早以藝文守干祿仕幸遇

皇帝陛下

首臨軒陞優<sup>擢</sup>科名序進之階前規畫在而臣乃

情吏事盡力公家自結聖知了無私援一昨卷筒

背義帥府湏才誤置選中卽馳塞下經畫遷延通

踰三期爲國之謀固無云補在臣之分亦用傾竭

鼻膺督護之任已叨委注之隆不期霈恩又出非

望驟易樞廷之直俾分連師之權臣授寵無名撫

躬自度不敢遠稽典故上瀆睿聰竊記陛下纂極

以來此例甚少李維李士衡以老疾榮俸陳堯咨

以侈性尚豪金遭遇承平各充其欲故議者惜臣  
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讓而  
就賤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  
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進用之嫌授之則  
有從權之名恊軍旅稱呼之便況國家推公興治  
任人有次必不令臣永沉武列老於疆垂或薄效  
之可甄宜舊物之來復臣是以難於拒免奉然居  
職今承認諭之意專示稟秩之優緣臣清白奉身  
出於門法豈牽養之厚自損名節之高茲為伍

於冗流異同心於外禦伏望皇帝陛下考勸功之  
法擴知臣之明察臣可去迹聯主於恭順謂臣即  
當重祿靡在貪饗儻一辨於愚誠誓愈堅於忠報

辭免諫議大夫表

臣琦言今月九日三班借職趙九臯齋到官告勅  
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樞密真學士右諫議大  
夫者萬樞之府更直為榮七諍之班在宮惟重廁  
舊聯而甚寵當新秩以無名理有未安讓非敢飾



中謝伏念臣卑繇孤直誤記聖衷粗幹米鹽之煩  
本無軍旅之學而自勉膺中詔來捍西垂三載于  
茲寸功莫就雖天仁所覆姑務貸全而疆事不修  
何施面目惟徇志身之節絕萌干進之心向奉制  
函就更廉印從權爲便稱職誠非辭避靡諧塵竊  
增愧一昨寇侵隣道移督援師徒號萬兵之行與  
及一毫之助遂使國威重挫虜氣益驕蓋臣不能  
乘間襲歸應機取勝上軫肝腎之慮合從斧鉞之  
誅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過未虛聲亟申褒典

顧敗軍之若是豈行賞之爲宜孰可自欺固有公  
議重念臣爰從郎署獲改使名幸近職之已還與  
前官之并授儻加異數實章伏望皇帝陛下  
念邊鄙之未寧謂沮勸之當謹止復禮曹之命特  
停諫省之遷如此則倚角禦戎更求於實效摩指  
報國益勵於愚衷其所賜告勅臣未敢追納干冒  
旒冕

涇別謝差中使宣諭表

臣琦言今月九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允亨

至伏蒙聖慈傳宣為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  
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  
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  
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者聖眷特深將圖不  
次之用臣愚曩省竊懷失職之憂於義當陳斯言  
敢妄中謝伏念臣西畫疆事于今累年雖勵敢為  
之心曾微必勝之效偏裨失律既有罪而不誅援  
助發兵復無功而被賞尚畀中權之峻仍兼四路  
之崇恩重報輕任隆材謗指軀以義乃身膏此斧

之秋歸闕何顏絕生入玉關之望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仁惟及遠道本推公因弼臣拜命之初  
念窮塞宣勞之久密加寵諭前許近司斷自清衷  
不緣它議顧蒙鄙之榮而良厚於國家之慮則非  
長蓋以逆昊約和未分誠詐宿師經戰僅起瘡痍  
臣與范仲淹日極謀惟粗詳方略願少寬於銜勒  
得自竭於歲時庶能施尺寸之勒上以副朝廷之  
寄如其禦戎無狀曠日為虞則乞擇材傑之臣使  
之為代明竄殛之典以警在邊臣固不敢先自舉

官涉于希進唯幸高明之鑒俯矜功至之誠

賀皇子降生表

臣璿言伏觀進奏院報皇子降生者穹昊垂休元良載誕累盛之期增赫重暉之采采光凡在幅員率同慶躍中謝伏以  
皇帝陛下睿明正統兢翼凝猷紹三后之丕基覽八統之洪緒旰宵求治勤儉化民果聖嗣之宸昌示璿源之滋衍吹銅導氣式協於嘉辰齒胄從師卽成於懿德永扶天業

克耀儲闈臣恪守窮邊竊聆熙事預班朝之列莫趨交戟之嚴翰就日之誠徒效傾葵之意臣伏限官守在遠不獲蹈舞闕庭

遷葬求郡謝賜批荅不允表

臣璿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陳乞知相州或近鄉里一郡躬親營護墳域特降詔旨不允許臣襄宅有期卽當暫往者請郡以奉先塋雖滿素願賜告以獲親葬亦示優恩粗安人子之誠特出聖宸之惠中謝伏念臣鄙繇睿選擢戴樞庭方圖報以盡

勤敢求安而自逸蓋以早從推歲二親則亡暨竊  
榮階諸兄繼謝此緣西事久在兵間顧封樹之未  
諧每肺肝之如割速塵重任正偶利年尋得地於  
故鄉已洎辰於遠日臣嘗私自省度至于再三視  
轉車而弗親行實孝心之不忍處近位而求便假  
必物議之有云與其貪寵以抑情孰若避賢而申  
志是以輒由衷而露奏冀解職以為藩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念進退之匪輕欲公私之克濟曲  
頒綸詔親諭王音俾襄事之如期卽馳駒而暫往

感深存歿榮耀措紳敢不砥節愈堅挺身思奮他  
人之憚行者臣不憚佗人之難言者臣必言僮犬  
馬之未先誓糜捐而無避

揚州謝上表

臣琦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已  
於四月五日到任上訖臣繆參樞筦與補盛明人  
言已騰君量猶恕秘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優  
過爾被恩得無懷愧中謝伏念臣朴忠守道天賦

難移孤直任真聖知有素常以親逢家運早則清  
塗不宜因循以負驅策屢膺煩劇之任偶逃罷軟  
之譏自元昊僭狂西垂震動乃承人之荐領帥權  
雖無成功實盡死節不意曲矜久次擢忝近司固  
讓莫諧竭愚效思凡陳鄙議皆出至誠慮邊計則  
冒明黨之疑斷國論則耻依阿之說會儉人之肆  
忿窺時事以興誣妄從親葬之還獲視箴書之謗  
既詳矯妄因得指陳願付宰樞示於臺諫閱茲虛  
罔之狀卽驗中傷之情臣自以叨備臣隣乃來詆

訾不可更塵重任有玷公朝尋伏私居乞行顯罷  
伏蒙 皇帝陛下察無他過尚錄舊勤深惟進  
退之間必存堂陛之體俾兼羨職出守便藩舟楫  
安流決旬受署重念朝廷求治疆鄙僅寧臣內不  
能恊贊籌惟精講致平之策外不能周施塞壘力  
營預備之謀而乃寡處名城坐戶厚俸庇親自足  
臨政少憂於臣身則粗安在臣志則未報敢不導  
宣寬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親獄市之繁無擾  
士師當黜固枉道以弗爲卽墨免亨鯨斃人之終

辨誓稟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

謝轉給事中表

臣琦言今日二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官  
告一通伏蒙聖慈授臣給事中仍放朝謝者官以  
歲稽雖存著令賞非功懋曷弭群言引讓則取疑  
於未成受命則不勝其多媿惕焉屢省莫知所安  
中謝伏念臣幸偶聖朝早塵科等常取養高而圖  
責近每願竭節以報國家周施俗吏之爲激切諫  
囊之論不虞擯斥蓋恃聰仁以至去禁掖而卽邊

戎捨儒冠而服武弁唯殫千慮冀緩憂勞敢有一  
言輒辭危難建羗人之送疑承召節以來朝擢貳  
機繁無容懇避愛上之心愈篤忤時之咎寢彰尚  
賴保全許均優逸自膺湘海之任實居吳粵之衝  
城閉隳殘姦訛固結旣思繩葦必務躬親常人所  
非則日未詳大體微臣自視可以少贖素餐僅涉  
再暮率無治狀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擴天地  
之量錄日月之勞中舉舊章進升寵扶拜於瑣闥  
更視深嚴刺以貂庭重貽嗤誚敢不勤思合道守

不易方惟忠義之所存在始終而一致期於效死  
庶可酬恩

揚州謝賜曆日表

臣琦言伏蒙聖慈賜臣慶曆七年御製崇天萬年  
曆一卷者臣聞古諸侯受天子之朔必藏諸祖廟  
月用餼羊之禮告而行之所以謹王正而重民事  
也國家統一區夏治曆惟精以時頒宣率土奉順  
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則二儀而著典協四氣  
以行令親垂聖訓布于萬方臣任忝列藩錢承大

法敢不敷明上意以勸境內使民知龍見日至之  
次東作西成之期用洽和平式符化育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臣琦言伏觀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者  
商丘之地王業所興乃迹舊規以新原廟圖三后  
顯昂之表申四時怵惕之懷熙事克成普天同并  
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以唐堯之仁睦親族以  
虞舜之孝事祖宗道格至平民知大順而猶慮列  
聖之游有所未奉盡物之薦有所未及經制或隳

清衷是念乃眷別京之重實惟開國之基靖館夙  
嚴辟容攸宅再謀崇尊式示欽承倨功之初展禮  
咸備事遵簡約本達於至誠天之監臨宜輔於盛  
德臣限拘官守不獲奔赴闕庭

鄆州謝上表

臣琦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鄆州軍列事已於今  
月五日到任上訖須句重地為國東屏宜擇名臣  
宿望委之鎮臨輕付匪才懼不勝任中謝臣聞人  
之所稟也非大賢哲不得其全故策霸長於治人

及入為輔弼則風烈衰焉何則材有所偏而用有  
所適也是以聖王在上馭臣布職必以器而使之  
伏念臣樸蠢鄙陋無一可取徒識忠義自謂難奪  
廼者處煩劇備邊瑣效死以報或有塵露之益豈  
謂伏蒙 皇帝陛下特加憐察謂可倚任擢在  
樞府預聞國議臣不敢渝其所守愈思自竭而識  
闇才拙動取乖忤宜從擯黜復荷矜全治揚二年  
乃免過咎尚承恩紀移此便藩臣已舉家乘舟由  
清河路不一月日直抵城下雖冒大暑不知其勞



土風甚淳官事亦簡在臣所得為幸實多昔賢治  
人之長非臣教及庶能宣朝廷寬大之詔令百姓  
知上意慈仁不使貪苛之吏外墮風化夙夜惟念  
以勤撫恤冀有神助少贖素餐

成德軍謝上表

臣瑁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成德軍府事已於今  
月三日到任上訖東藩五月粗舉政條北道一麾  
亟更守任以忠則忘奔走之苦以才則誤寄責之  
深撫已一思憐汗交集中謝伏念臣從官素拙立

朝至孤獨膺聖知遂玷樞近嚮諧補郡之逸益慙  
首公之勤而自滿歲淮南改州汶上顧日月之未  
幾亦吏民之頗安弗遑定居驟爾易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軫守方之念推任舊之誠乃眷甯  
山之權實據全趙之勝將帥未明於紀律士卒或  
矜於情驕付以懦庸俾之振葺狡免未死再圖獵  
犬之勞誇虎本無已判布人之妄敢不究絃堵之  
理裁訓戢之宜塞柝外嚴不忘於備豫邊囊入奏  
動審於事機少分宵旰之憂庶有塵露之益

定州謝上表

臣琦言伏蒙聖慈就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今月十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邊素號雄重地形坦易無陂澤之阻先時虜騎入寇必趨是塗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預至於守師之任未常輕以屬人然而弊稔於因循兵驕於閑放聖慮經遠赫然改圖當此

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備之才使撫靖而訓輯之不意猥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獲無所措躬中謝伏念臣徒守朴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符兢兢營職苟脫罪咎豈謂伏蒙皇帝陛下天地之慶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不使人而未備於北道更制之始首膺選用荷恩誠厚量力固憂况今狄人講歡務博大信經畫之任最為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頽綱則張皇之狙及遂仍故態則宴

安之患深伏望皇帝陛下究易調之原察理繩之  
漸少寬衝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加財幸臣敢  
不外圖扞蔽中戢營屯動存機慮之先或有萬一  
之補忘身徇國此臣夙心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臣甫言入內供奉官高懷政齎敕到州伏蒙聖慈  
支賜禁中銀五千兩令變轉救濟闕食人民者天  
運難測固有流行之災民食弗充上貽宵旰之慮  
不責大農之給特疏中禁之財濟此殫荒出乎仁

惻中謝臣聞堯水湯旱非政之使然金穰木飢乃  
歲有常次故土者能察時難既閔俗困虛必裁救  
恤之宜遂亡捐瘠之苦伏惟 皇帝陛下以憂  
勤嗣大業以約儉恢永圖德無遠而不柔惠雖微  
而必浹宜膺敷錫以格太寧而涉夏以來苦雨為  
沴唯茲北道最失西成納隍渫軫於聖懷振廩重  
侵於經費卽馳使指遠諭宸慈且頒內府之珍以  
續翳桑之命天之肆害方不堪其怨咨上所施恩  
已頓寬於饑殍臣才非通敏任忝撫綏奉詔札之

丁寧痛農疇之乏絕敢不躬宣睿旨申誠屬封期  
共慄於疲羸使咸知於愛育

謝賜詔書獎諭表

臣璿言七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  
蒙聖慈爲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以臣孽盡拯  
救特賜獎諭者北土之亂迩歲未有非上之大恩  
過於天地則民之衆命委諸溝壑顧守臣之所竭  
惟君命之是虔忽被詔褒得無心愧中謝伏念臣  
賦才甚短爲政少通自易塞垣卽逢水害流庸以

死者皆是饘粥而濟者幾何洩官廩以從權則文  
符之交戾破郡豪而取辦則城野之俱空故於賑  
卹之方務造公私之便其利博則或時而冒禁所  
益衆則不敢以受身職雖盡勤惠且奚救幸遇

皇帝陛下深惟邦本上惻睿慈以斯民未安爲  
大憂以經費少侵爲末事德音一發罷悴頓蘊使  
傳文馳慰存良厚訖蒙再造盡出至仁而臣任忝  
撫綏歲罹艱厄莫副旰宵之念坐貽尸曠之羞敢  
謂聖度兼容宸聰過聽特示爾書之勸蓋爲邊鄙

之光臣敢不載策驚辱動思獎勗當此鍾災之後  
更圖安集之宜使閭里之間漸期復貫則疆垂之  
下自亦無虞稍脫罪誅茲為報塞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表

臣琦言今月二十四日三班備職劉仲舉到官  
告勅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官資政殿大  
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者聖人求舊時則  
推恩臣子叨榮固宜審分禮當必讓罪亦何逃中  
謝伏念臣立於朝廷粗有本末徒以朴忠而自信

不虞世俗之多違自通請光暨參密輔出一詔則  
思於助治無一事有涉於進身寵祿未安每愧焉  
而懇避艱危所任必奮然而願行唯聖則知非臣  
敢妄而况竭來朔塞僅越歲暮敵可慮而為策且  
迂民大歎而所活能幾上孤寄委日益羞慙豈謂  
伏蒙 皇帝陛下道貴涵容愛深體貌持峻殿  
宸之職俾圖疆場之勤雖君賞所加欲示眷懷之  
厚而臣功何在豈無廉耻之思伏望皇帝陛下俯  
照孤心與全素節亟追成命以協至公如此則執

二柄以御邦無傷勸沮存一心而報上更誓稟捐  
具告勅等見令差來使臣收管聽候指揮干冒宸  
嚴

第二表

臣瑋言近者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大學士尋上  
表陳讓今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出  
無名讓期得請臣誠至激詔意未愈敢再犯於嚴  
誅冀必如於素志中謝伏念臣逢辰已幸圖報且  
輕苟在上知其用心使得盡力雖然身處以舊祿

固足爲榮况此守邊僅方踰歲都無績效可副旌  
疇竊惟河朔之間時乃饑災之後天之祐聖有意  
以寤于國家聖以答天最大者明乎賞罰僮容叨  
越是紊經常伏望 皇帝陛下道本無私治先  
有勸不以一臣之小愛而傷四海之大功特寢誤  
恩以符清議使飾僞者聞風而自沮守道者知分  
而獲安則疆場雖勞是甘於白首雪霜更厲不變  
於丹心其所賜告勅命附進納

謝表

臣某言三班備職劉仲舉賈到官告勅牒各一道  
伏蒙聖慈授臣資政殿大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  
鞍轡馬及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既優而未諭蓋  
省無勞讓雖至而復當固非獲已惟進退之難處  
在斯頃而弗安中謝伏念臣才本無他志期有立  
常覽古人之忠義以至於涕零矧逢真主之聖明  
是堅於死報山海之大何益犬馬之誠則然故入  
贊樞機必情於萬務出居屏翰亦盡力於一方  
圖富貴豈臣之本心竊祿位是臣之深耻惟茲守

塞僅甫踰年徒能革兵之墮驕無以救民之剝救  
過爲之慮動則幾於濶踈苟幸其安尚可湏於罪  
黜豈謂伏蒙皇帝陛下天地之度克辨其仁  
謂內外雖殊孰差於輕重簪履至賤尚惜於墜遺  
乃眷舊臣咸均寵數不圖庸近亦玷褒榮重躋祕  
殿之聯實駭愚儒之守避焉而弗獲其請受焉而  
莫得其名再叩慈宸則有飾僞背時之謗遂塵美  
職則有無功冒進之譏與其違衆而取嫌昌若被  
恩而思效偃僂承命慙羞在顏臣敢不服夙夜之

勤副國家之遇方垂無事矣由奮勇以荅君鼎鑊  
在前誓不臨危而變節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瑋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通到勅牒一道官告  
一通蒙聖恩授臣尚書禮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  
仍放朝謝者禮成合宮澤被率土蓋興久隆之典  
則有非常之恩凡在庶工皆踰素望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法古堯舜致時成康以大孝奉乎祖  
宗以至誠荅乎天地曠絕之儀罔不講吉蠲之薦

罔不躬而猶慮孝有所未申誠有所未達乃訪總  
章之雋式因路寢之嚴享太微之精兼盡報天之  
意配文考之聖參修事祖之勤逮訖明禋亞覃殊  
慶第錫官師之寵且推福祚之餘而臣竊守邊遐  
荐罹歲饑駿奔率職既莫助於國容愛利及人曾  
未寬於上顧不謂均禧之始亦膺進秩之榮當有  
位之交歡理難獨讓揣魚功而自訟內實多慙敢  
不益勵朴忠勉驅騫猥疆垂效力雖終老以無辭  
旒展知臣在殞生而孰報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臣琦言今月二十五日侄男太常寺太祝正彦賚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行尚書禮部侍郎充觀文殿學士仍令再任及放朝謝者滿歲復留已示寄邊之重議功無實何勝進職之優荷信任則義不可辭拜光寵則愧無容地中謝伏念臣賦性專撲遭時盛明過蒙仁聖之誤知唯恐忠義之不足二無所效一紀于茲坦然思報於國家倏爾已成衰病究疆場之事幾寢食之俱

忘於進取之心固夢寐之無及矧此中山之會最居北狄之衝自分道而新睿圖以非才而叨帥任當兵卒橫驕之後乘歲時凶歉之餘得不世出之賢猶難訓治使甚愚者之慮奚足戰安邊越代期分其公黜豈謂伏蒙皇帝陛下天無不覆地無不使人人念考績之踰時貴守方之有法深惟古制莫重久官將垂經遠之規寢革數遷之敕特申褒典更責後勤仕不辭難蓋推誠之所激讓非中理雖冒賞以無嫌敢不益謹備虞動存綏靖俾使民

之愈信致師旅之增和生入玉關可謂前人之隳  
志心居魏闕不忘踈迹之愛君苟未挂於吏文終  
有裨於廟勝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三

宋韓琦推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表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臣琦言今日日某官齋到告敕伏蒙聖慈授臣武  
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  
等路兵馬都總管者守邊再閏久實何功申命廣  
朝寵斯為誤矧元戎之寄重兼大鹵之地雄駭付

匪才其如清議中謝伏念臣守惟任拙性不通時  
徒知忠義之可為雖在顛危而莫奪而自奮身西  
鄙待罪北疆周旋一紀之間勤苦二垂之事積憂  
成瘁由壯得衰方欲上叩慈宸請更便郡庶少全  
於生理願在備於死官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  
度材之宜惟舊所任命一臨於朔部適五及於歲  
暮載惟并晉之區並控羗胡之會俾~~節~~節度仍委  
撫綏而臣素忝學儒粗能審分塞防之責既念重  
而難辭旄鉞之來豈無勞之可愛自顧猶是群言

可知况今蠻徼未賓王師致討欲人心之競捷在  
賞典之推公伏望皇帝陛下察寸誠之不欺究二  
柄之當謹特追還於使節止就領於帥臺如此則  
名器不可假免騰嗤誚爵祿所以勵世足勸勲  
能幸知臣之至明期得請而後已

第二表

臣~~時~~言云云者君恩一出猶怯改於已行臣分再  
思願懇陳於當讓終期得請是免愧心中謝伏念  
臣早錄書生久服武事豈貪愚有欲於利蓋忠憤

不知其勞茲臨朔垂再及歲閏務益煩而雖免神  
過用而已疲方求便安少養衰拙不謂誤膺聖念  
復責邊勤井土之控二疆敢辭奔命洋川之抗六  
纛自省何功較其冒寵之必殃不若避榮而獲戾  
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危懼詔出至誠俾仍帥  
領之權且觀來效亟寢節旄之授以待勞臣敢不  
強率虺虜愈圖報塞憂邊思職冀盡力於兵間竊  
位素餐免致譏於天下

謝表

臣琦言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  
蒙聖慈以臣陳讓武康軍節度使不允者寵若驚  
而自視其實何勞讓如偽以雖誠固難俞請荷詔  
慈之加勗顧邊責之匪輕於義莫辭措身無地中  
謝伏念臣進由孤直知自睿明不敢苟富貴以作  
身謀唯以報國家爲己任服西北二疆之事幾  
先陰一紀之間曰有百憂官無寸效不覺寒暄之  
易變但驚精力之早衰苟乘障以自安亦未免好  
權之謗欲請藩而少便則涉手避事之疑夙夜以

思進退不可豈謂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孝德皇帝陛下大度天地至仁陶唐念宿業之且  
勤不責人於兼備就易師臺於并上特加使纛於  
洋川眷霈德音促當成命臣竊上循朝意再揣官  
宜十稔之前嘗被察廉之寄三垂所次悉專督護  
之名今茲節制之行始正營屯之任避焉莫能愧  
弗能勝敢不力究民疵謹修戎律義之所在知能  
掌之難兼命或可指若鴻毛之甚易

并州謝上表

臣琦言伏奉制勅授臣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  
東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上訖國  
家經畫三垂實最他道置師大鹵獨控二疆非有  
將畧可以摧狄心吏術可以救民瘼或輕而授固  
不克勝中謝竊惟晉陽之授封蓋本唐堯之舊化  
孤儉而家給土豪而兵勁雖有水旱之沴而無凍  
餒之虞自西事之興屯戍茲廣人疲遠餉戶及橫  
歛重以和糴積欠而輸窘甚錢亂法而幣輕故今  
物力未甚完罪辟日以衆亭候無驚而兵費猶沉

羗胡久附而邊吏<sup>或</sup>懈伏惟 皇帝陛下以恩  
德浸諸夏以威信柔外夷顧茲一方素號襟梁思  
擇帥守安而治之而臣信道雖雋應廢不長棄障  
中山後歷再閏訖無實效上禱遠圖聖念矜全未  
賜顯黜復加旄鉞付此重寄詔旨懔 諭弗容避  
辭臣敢不中夜以興當食而廢當富庶之良畫較  
備禦之長筭使編氓曉悉於上意殊浴震讐於天  
聲若其報君之大方則當投死而後已

乞知相州第一表

臣琦言臣聞從事獨喧詩人所以興歎不能者止  
臣子所以知難今引疾以訴天幸均勞而賜可中  
謝伏念臣天與忠義仕逢聖明常行已存必至之  
心謂當時無難了之事期以一身任天下之責九  
須報君上之知見義必為所冀公家之可濟其患  
莫及不知世務之無涯故茲一紀之餘更帥三垂  
之重或過中而食未及口或達旦而坐不得眠唯  
憂材力之弗勝上孤眷倚不顧形神之過用易及  
衰疲以至思苦傷肝氣留在脇自中年之俯及覺

種疾之易控比歲以來乘隙屢作每妄改而肆毒  
實無意以求生此者幸遇

皇帝陛下臨遣

醫診知病本維萬金藥劑之美稍後支離而一道  
節制之繁誠難總決伏望皇帝陛下廣天地至仁  
之造憐蒼生微知臣以憂職纏病念臣以  
過勞至德許上武康之節退臨河壘之封深惟冒  
寵之災身願復重卿之舊列使臣釋去重負全養  
至和訪經而衛生閱譜而調藥庶二三年之保攝  
得神幹之復完則西北邊之重艱唯聖意之所任

由衷所切得請是願

第二表

臣等言臣近以疾病上表乞守前官知相別一次  
伏蒙聖慈賜詔不允者病質圖安輒露穉煩之請  
詔音加恤未重可奏之恩茲不避於重誅願再傾  
於危懇中謝伏念臣早塵科等亟踐禁縣知忠義  
可以報君歷艱險未嘗辭命故一紀之當三路由  
壯及衰寸心之慮萬端回勞致疾若匪神猶昏者  
事不支持則安忍捨平生盡瘁之勤擬苟且自容

之謗伏望 皇帝陛下大明委照洪覆推仁不  
令可治之痼遂絕必生之望特還舊秩俾治本邦  
如此則病疹易攻庶未先於大馬微軀所效復思  
死於封疆

知相州乞罷節敘表

臣將言奉勅差知相州仍以臣累表乞守前官赴  
任伏蒙聖慈降詔不允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任  
上訖守邊不可以疾居誠宜引分求郡莫如於鄉  
便冀一均勞所祈使敏之還蓋協帥臺之罷君仁

至厚止曷地以推恩臣寵無加遂擁旄而歸里榮  
兼今昔義激死生中謝伏念臣自奉決科則思陳  
力非微軀獨不自惜幸明主得其親逢故帝奔趨  
險艱如履平地顧視權利輕於浮雲當人之不欲  
為則保完難必處事之易及責則憂患常深志難  
不回病已中作尋竊自忖較其所長人神之勞過  
焉斯罄天光之藹定然後明與其勤死而無成就  
若少休而再效為慮既審露章不疑幸遇 皇  
帝陛下德洽普天安存舊物輟御醫而來視知幾



疾之匪帝特徇至誠許薛重寄不奪洋川之節就  
更河壘之封踰旬解裝行路無苦遂得均頒牛酒  
慰舊老於鄉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不徒歎  
聳於當世實足夸傳於後來臣敢不論病以休國  
之宜攻疹以及民之瘼怡然靜守保于至和苟卧  
漳沉痼之可痊雖疲未棄則屢鞅矍鑠而思用有  
急當先誓畢餘生伸酬洪造

辭免集賢第一表

臣璿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舊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加食邑食實封者  
樞筦無功方期自効凝丞有缺駮爾叨榮雖君恩  
之非常在公議則不可夙夕震駭莫知所安中謝

竊以王者端拱穆清責任輔相內使萬物無不遂  
外使四夷無不恭陰陽協於時是曰燮和之效卿  
士得其職斯爲選擇之明天下繫其安危國體隨  
而輕重所付一失爲害豈輕如臣者撲學非長孤  
忠自信早慕古人之行已不能枉道以進身立朝  
以來皆上所悉自羗庭之叛命去詞掖以臨師周  
旋兵間竭盡死節僅息塞防之警入參機務之微  
一蕝障河欲捍災而不顧叢軋折軸終積毀以難  
勝尚塵祕殿之資屢忝要藩之寄疲駑將蹙善御

猶勤更帥領於二垂遠威願於一紀忽嬰危疾幸  
假本邦虺虜遠養於餘病宥密垂還於舊物卒無  
他技倏已踰年縱顯黜之未加亦素餐而自愧豈  
謂伏辜 皇帝陛下高天黃覆厚地博容不求  
備以取人奉無私而臨下出於睿斷擢正宰司方  
今人安承平俗尚苟簡革弊者目爲生事請必交  
興擢才則指以樹朋巧焉求中生靈已因而倉廩  
未足戎狄難保而備豫未完茲朝廷大有爲而及  
時豈淺薄不稱職而可任况眷紳之近列皆棟幹

之美材不此詳求豈無遺滯伏望皇帝陛下特回  
聖慮謹擇高賢使施設之一新必太平之坐致如  
此則使人以器免懷過分之憂唯君知臣雅得量  
能之道僮垂聞可更誓指糜

第二表

臣瑋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荅不  
允者臣聞天下安而注意相蓋以仲成官不備而  
惟其人無容叙進故避賢之爲請誠度德之匪堪  
瀝懇未俞措躬無地中謝竊以前記之載治道可

詳雖有甚盛德之君必擇非常人之輔所以五臣  
佐舜十亂翼周蕭曹魏邢繼美於漢朝房杜姚宋  
相輝於唐室固以聳風烈於萬世不獨致太平於  
一時豈在聖辰所宜輕授伏念臣早繇科選亟漸  
寵階天與至愚顛沛必思於忠義人唾拙宦周旋  
不避於艱難白首三垂鴻毛一命賴清衷之獨照  
致危迹之終全遂起病餘復玷樞任戎馬之報增  
激螢燭之光幾何坐易歲芳日孤人望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不遺小善務取大方曲矜替履之

微驟有鼎槐之拜雖聖人之存舊物特示優恩顧  
賢者之抑下陳豈無公議撫躬自省通夕如燭是  
敢再達讓封重干宸聽願敷求於全德俾宰正於  
庶工必能膏澤四方廣矣庶官之遂丹青萬化煥  
然王度之明使陛下協能官人之詩免微臣獲不  
知量之過至慈垂允輿論乃安

謝表

臣等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荅  
不允仍斷來章者右府本兵之重曷贊幾微中台

象極之崇遽叨選任自顧非才之及此必非公議  
之所容荐拜讓封託無可報俯俸祗命覩羞在顏  
中謝臣聞聖王不以獨化為高必置相而圖治賢  
臣不以極位為樂貴行道以濟時上既勞於所求  
下亦艱於所遇故求之得則仰成於庶務待以不  
疑遇之合則協力於萬機果於自效固可以目興  
類弊坐致太平生靈蒙福於九圍君臣垂美於萬  
世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舜孝湯智禹勤言勤  
不諫而未嘗過為道德是富而無一他好而猶念

天下已治而恐啟於亂天下既安而預防其危精  
擇輔臣以裨至化而臣學無根本性多滯迂不知  
前世建治安之原徒愛古人立忠義之節周旋俗  
務耽末常勞塵樞府以議邊尚詳梗槩玷鼎司而  
論道何所闕陳忝冒以來夙夕無措蓋以陛下有  
置相圖治之聖而臣非行道濟時之賢何以仰副  
天心俯慰人望然陛下既已求臣之誤亦當待以  
不疑而臣所堅遇主之誠唯誓果於自效勉企前  
哲動思至公庶幾民底小康時無大沴少寬待旦

之慮免累知臣之明填壑未間期報如此

辭免祿享加思第一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特加臣同德守正功臣并食邑  
實封者謹上儀於宗朝方成孝饗之能廣太嘏於  
辟公首被慶恩之渥冒榮為過顧已弗安中謝伏  
念臣早以孱愚誤膺眷任進歷樞機之重擢聯丞丞  
輔之崇夙夜以勤揆一心而雖至才謀之短稽衆  
論而愈喧屬下閏祿之期獲相親祠之禮精純所  
致顧彤嚮以來歆陟降無違在贊明而何有及此

受釐之始亟塵差賞之優錫號褒功增封衍食省  
無勞而若是惟力讓以為宜伏望 皇帝陛下  
攬二柄之公體萬机之謹俯矜危懇追寢命書如  
此則維鵜在梁免速聲詩之誚若金用礪更加磨  
切之忠

第二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荅不  
允者祭之為澤雖有國之常經賞不以勞亦為臣  
之當讓奏封斯確詔荅未俞退自顧不勝憂畏

中謝伏念臣進繇孤直任玷弼諧常待罪以弗自  
安敢僥榮而不知量此屬欽修曠典祗事闕宮舉  
歷朔未行之儀成羣主合食之禮辟公咸暨慙無  
顯相之容福祿既均首被便蕃之命顧冒塵之可  
愧敢辭避之匪誠聖聽莫回愚衷愈恃伏望尊號  
皇帝陛下據公以議懋德必先稽惟名不假之言  
徇所欲必從之義亟收誤寵明勸有功庶鳧鵠之  
分獲全則犬馬之心盡報

謝表

臣璿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荅  
不允仍斷來章者登羣主而序昭穆甫畢親祠肆  
大青而均福登俄周率土忝被臣鄰之列首膺優  
渥之恩避讓弗俞省循無措中謝伏念臣性直而  
戇識昭且踈徒知忠義以事君不顧險艱而效死  
危塗屢履鴻造終全荐司樞筦之繁進領鈞衡之  
重聖主之責愚相其可容誅倦令之治薄民烏能  
知化日須明黜免累至公幸遇 皇帝陛下守  
位以仁奉先惟孝謂郊而祀天地雖三載之躬行

廟以含祖宗則歷朝之未講此時思而舉墜屬閏  
裕之下辰能饗休成霈澤滂被惟是鼎槐之迹特  
先綸綍之褒增唐閣之美名衍漢封之多邑賞斯  
為誤義不容辭敢不祇奉國經勤宣上德協心以  
濟朝得衆賢之和弼教于中福有庶民之錫冀道  
素餐之責少裨肝食之勞

辭免昭文第一表

臣璿言伏奉制命特授臣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

使仍加食邑食實封者臣聞天之明堂尊曰上相  
國之冢宰冠于六卿七政從而後觀四海倚之均  
一建宮之重推象可知豈容非才遂得次補中謝  
伏念臣學不根道智非達人徒知忠義之敢為獨  
荷聖明之垂諒嚮繇樞筦擢備鈞衡幸遭時而得  
若有同心之輔政夙夜圖報歲時趣過經遠所存  
卒無近效竭誠之得不免衆嗤上誤一人之知下  
騰多士之誚惟思引避敢覬寵遷伏遇  
皇帝  
陛下大度包荒鴻仁廣愛悉其心之願至恕其才

之未任猶矜駑庸謂可驅策屬此元臣之眷忽罹  
壽母之憂不忍奪親而傷恩終聽報喪而得禮亟  
蒙序進殊失僉求方今當極泰之時矜積習之敝  
遽然更化則議論難齊徐以收功則責望方峻而  
况天時未順民困弗充水旱相仍災異數見誠聖  
人恐懼大有為之日顧愚臣譴薄無所取之材恬  
然冒榮罪不容戮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至重之  
業推天地大公之心謹擇特賢稽參物論宜得魁  
傑非常之佐以副焦勞求治之勤使百度修明萬



靈和喜則陛下高拱而揖堯舜羣臣相讓而歸臯  
夔如臣甚庸願寢成命

第二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荅不  
允者冢鄉之缺烏可序遷衆議之公豈容非據拜  
章以讓承認未逾夙夜震營莫知所措中謝伏念  
臣起於孤官粗識大忠許國忘身故不論其險易  
推誠遇物蓋無於思仇人唾其拙而臣不可移  
臣執是愚而上卒見信以至再陟樞机之重對司

鈞軸之崇聖主仰成恨無所報僚賢一意知豈不  
為然而志雖廣而才不能周任既重而力終取困  
凡於施設動得詆譏加災沴之荐臻在燮和而當  
罷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無求速效尚責遠圖  
屬元宰之遭憂亟大庭而申號特從此補益駮羣  
情且論道者本不備而惟人祿德者非累日而取  
貴必若以資而遂進則其於勸也誠難伏望皇帝  
陛下博選真賢上裨至治况內有雍容侍從之列  
皆傑出之材外有文武屏翰之臣悉老成之舊少

精聖慮自物僉言夫臣何堪取冒茲寵幸寢已行之命庶全則指之明

謝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大號式乎理雖難復非才自視懼不克堪讓懇繼陳俞旨卒忝拜寵恩而斯誤質公議以何安中謝臣聞元首之任股肱責不墮於萬事冢宰之佐邦國在能正於百官惟朝廷之重輕繫選任之得失擇人之謹自古為難如臣者樸

學非長孤忠鮮助自優塵於科等取平步於貴階周旋俗吏之為慷慨壯夫之節邊囊外謹訪筮中煩幾汨沒於風波荷照臨於日月樞庭荐陟宰柄參持念嘉會之親逢惜良時之易失同心交儆衆敵力獨治本所先亦粗施其一二人情未厭蓋久樂於因循既積而增危任不勝而當譴幸過尊皇帝陛下高明廣覆博厚兼容巍然執邦之

澤得馭臣之要以謂任人之過圖舊所以知之詳勸士之方重祿所以須其報故茲遷擢遂及虛辱

敢不博引羣賢大明衆職躋民仁壽之域務廣聖  
猷俾后堯舜之心勉希前哲庶幾拙效少荅君仁

進嘉祐編勅表

臣琦等言恭聞古先哲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蓋  
人情萬端法制一定夫以一定之法而制萬端之  
情欲輕重得宜古今無易不其難哉國家睿聖相  
繼承平百年立法本通務歸至當故自建隆以來  
迄于慶曆之初凡詔令所下細條既繁則必建局

命官一加刪定者豈欲紛更而數變哉亦慮乎執  
定制而失人情也今之論次所付匪輕夙夜以思  
懼不稱職中謝竊以律設大法不能委曲而生意  
國用中典至於治平而後詳上既極於哀矜下無  
容於壅塞凡於闕漏皆得指陳前書之載或踈後  
令之明寔密平亭差惑牴牾且多觸禁之民幾不  
知其所避舞文之吏足緣之而為姦不有刊裁詎  
能永文恭惟 皇帝陛下法天任德本道無為  
恢陶唐畫象之仁降天乙弛咎之惠永惟庶裕期

庶大中謂制禮以禁未然豈嘗忘教明刑而使無  
犯自亦知方顧茲請比之文日蓋煩苛之敕几閤  
之盈難於徧睹錐刀之末虞半盡每時合當更政  
其先務乃詔臣等特新編葺得盡詳度於是取慶  
曆編勅暨嘉祐三年終以前續降條貫凡四千三  
十一道未中而議就約以書存所便安汰其重複  
至於名篇而附律先例以舉凡會數勅而同一科科  
參舊文而發新意事並出則分從其類禁當立則  
特為之條皆明著大防稽合前式琦等又以四海

之廣獨見莫因雖當局之勤謂所思之已至及約  
情而用或在理以猶差必欲成本朝之善經固當  
合天下之公諭首祈博訪亟奉俞旨果衆說之畢  
伸亦寸長而備採復詳慶曆編勅每條之後必書  
元降宣勅年月雖云舊體其實文煩今並改注於  
目錄逐條之下以從簡便又刑統所附諸勅及參  
詳條件凡一百三十四道事雜前朝率多衝改審  
核之際典者為勞今取其見今可行者已入逐門  
收載外其刑統內諸勅并參詳條件伏請更不行

用應中書樞密院聖旨劄子批狀合行編錄者悉  
為宣勅共刪修成一千八百二十四條離為一十  
二卷內有條目繁多者即分為上中下共一十八  
卷總例一卷目錄五卷凡勅內但行約束不立刑  
名事理輕者折為續附令勅三卷目錄一卷犯者  
止從違令之生及錄到慶曆四年正月一日後來  
赦書德音二卷總三十卷合為一部如得允當即  
乞特降勅令與刑統律令格式及建隆以來赦書  
德音天聖中先編附令勅兼行其慶曆編勅及慶

曆續附令勅并嘉祐三年終以前應係海行條貫  
除今來已編載外各更不行用四年正月一日後  
續降自為後勅施行自來權茶之法今已刪除其  
通商之後所立條約自從詳定茶法所條次頒降  
應未降新嘉祐編勅以前已用舊勅斷遣與奪過  
公事不在援引新勅訖理之限其一司一務一路  
一州一縣并在京海行及三司見行條貫自依逐  
處元編定及續降勅條行用外內有係新編勅兼  
載與逐司舊制不同者并依新編勅處分蓋以

惇崇寬大，蠲條細微，較然使其易知，欽哉！本乎惟  
恤，譬夫江河紀地，狎玩者誠稀，震懼發天威，明之  
共睹，其或多方謹飾，表務特循，臨文參考於治宜，  
隨事深求於法意，自然訟平以息，氣感而和，能致  
太平，豈獨稱於周禮，終成徽偉，茲奚取於鄭書，臣  
等道鄙少恩，志希無害，被詔徒知於竭慮，訖功殊  
愧於淹期，或許頒行，仍乞以嘉祐詳定編勅為目，  
其所編勅等共三十卷，謹隨表上進以聞。

辭免登極覃思第一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特授臣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食實封者，真主  
御圖普天蒙福，忝備臣隣之列，首膺進階之榮，命  
出非常，愧難自處，中謝伏念：臣早遇先帝，亟登冢  
司大政，大謀固無裨於萬一，小材小謹，徒粗免於  
過尤，方瀝懇以抗章，冀避賢而獲請，剡牘未再，號  
懇莫攀，伏遇皇帝陛下神聖嗣昌，天人合應，誕布  
惟新之澤，<sup>更</sup>惇圖舊之仁，逮此告庭，遽先增秩，秩

矧東臺四品之重常伯七兵之崇既大國封復優  
邑賦使宗書之當是寵猶恐弗勝顧恩穿之無甚  
能豈宜輕授伏望皇帝陛下始乾剛之斷發離正  
之剛深惟聽覽之初動切施爲之謹悉停異數以  
惴公言如此則不稼而取屢禾免無功而被刺舍  
魚而欲熊掌誓見義而必爲

第二表

臣琦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荅不  
允者大君膺歷綿宇推恩澤逮羣元宜至微之心

決寵先四近顧無狀以何勝輒上奏封冀還渥命  
聆詔膏之未可揣愚分以難中謝伏以先皇帝  
仁如高天容則厚地自詩書之所載冠今古以無  
前典儉守文致成康之美俗先知傳聖得堯舜之  
大公皇帝陛下奉若先猷纂隆大寶中外稔聞於  
聖德謹敷允協於天心虞賜之行愾同梓臣切  
塵輔翼素乏材諱當聽斷之惟初在贊襄而何有  
褒榮驟及震慄無從伏望皇帝陛下攬國權網新  
民耳目黜陟大柄必本於無私在右弼臣俾全於

難進亟追誤賞以勸多方上化之行必捷置郵之  
傳命臣衷所報更堅忠義以忘身

謝皇帝表

臣珩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荅  
不允仍斷來章者睿聖膺圖肇覽八紘之緒幅員  
濔澤交勸萬國之心眷惟登輔之臣首玷便蕃之  
寵無容避免徒極兢慙中謝竊以鸞省通聯地亞  
珥貂之貴天臺上例官推司馬之崇爰自近年罕  
嘗兼拜如臣者性惟甚慙學不能醇偶感運之寢

昌竊殊科而獲仕孤忠自立衆毀交騰先皇帝察  
惟直之無他謂顯愚之可任擢躋顯近力主單平  
奔走三垂有殉國忘身之志周旋二府乏佐王經  
遠之謀逮升冢席之榮益起素餐之誚避賢奏牘  
方上卽以輸誠喪考纏悲忽攀髯而發慟伏遇皇  
帝陛下丕承太統先紹慶基盛德之新聲萬方而  
咸覩湛恩之降浹四海以無垠故此弼臣特先異  
數俾正名於宰任復增重於官儀仍遷公爵之優  
更益邑組之厚俯僂之辭莫遂庸駑之方何勝敢



不謹極水淵守堅金石良時易失惟勤拙者之為  
高位疾顛常蹈古人之戒少俾至治上荅殊私

謝皇太后表

臣恭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荅  
不允仍斷來章者龍德在天慶一人之纂極陽春  
布澤浹四海以蒙休惟是弼臣首膺褒典辭甚堅  
而莫遂躬屢省以無容中謝伏念臣早竊榮科寢  
階膺任自信鄙耄之守特深先帝之知外禦疆垂

